

中华处世绝学

壹

当代中国出版社

中华处世绝学

萧枫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处世绝学/萧枫主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5

ISBN 7-80170-128-3

I . 中… II . 萧… III . 历史人物—历史故事—中国 IV .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1488 号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110.75 印张 1800 千字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600 定价：980.00 元

《中华处世绝学》编委会

主 编： 萧 枫

副主编： 宋 涛

编 委： 李英丽 张伟艳 李 波

桑希臣 段 犀 李晓静

刘 艳 贾 铭 韩 晓

白铁军 夏祯兴 李晓丹

徐 韶 宋 涛 谢红雨

总 目

卷一·立世学

第一篇	仁以为己任——立命	(1)
第二篇	尽心知性——修身	(81)
第三篇	人性练达——处世	(159)
第四篇	知足天宽——养怡	(225)
第五篇	创意造言——言辩	(357)

卷二·谦忍学

第一篇	唯“忍”之一字——忍字妙解	(435)
第二篇	柳下惠坐怀不乱——忍奢节欲	(461)
第三篇	梅花香自苦寒来——忍性修身	(499)
第四篇	真金不怕火来炼——忍恶扬善	(537)
第五篇	莫为名利遮望眼——忍名让利	(601)
第六篇	聪明莫为聪明误——忍智藏锋	(645)
第七篇	小不忍则乱大谋——忍辱负重	(717)
第八篇	芸芸众生和为贵——忍气求和	(797)

卷三·糊涂学

第一篇	芸芸众生 糊涂为本——糊涂夜话	(875)
第二篇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糊涂法则	(905)
第三篇	了心悟道 运用自如——糊涂韬略	(967)

卷四·糊涂学

第三篇	了心悟道 运用自如——糊涂韬略	(1305)
第四篇	前车之覆 后车之鉴——糊涂戒律	(1445)
第五篇	百川派别 归海而会——糊涂文库	(1489)

附录:厚黑学 (1637)

目 录

卷一·立世学

第一篇 仁以为己任
——立命

一、人禽之辨	(2)
二、天地之间人为贵	(4)
三、人性本善	(7)
四、人能弘道	(9)
五、神龟虽寿 犹有竟时	(11)
六、生益于人 死闻于后	(14)
七、时当勉励 岁不待人	(16)
八、为天地立志 为生民立道	(19)
九、君子怀德 小人怀土	(21)
十、乐以天下 忧以天下	(23)
十一、仁则荣 不仁则辱	(27)
十二、达则兼善天下	(29)
十三、杀身成仁	(32)
十四、益者三乐	(35)
十五、非义不居	(37)
十六、福祸相倚	(40)
十七、当知天命	(42)
十八、志存高远	(43)
十九、一言兴邦 一言丧邦	(46)
二十、本立而道生	(49)
二十一、志于利禄学者之大患	(52)
二十二、君子忧道不忧贫	(54)
二十三、恋家求安 难成大事	(58)
二十四、知其不可而为之	(61)

二十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	(62)
二十六、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64)
二十七、尚志明仁义	(66)
二十八、仁者爱人	(69)
二十九、礼	(70)
三十、中庸	(71)
三十一、直	(71)
三十二、不为乡愿	(72)
三十三、毁与誉	(73)
三十四、人间随处有乘除	(74)
三十五、仁智统一	(77)
三十六、缺憾的人生	(78)

第二篇 尽心知性
——修身

一、修身为本	(82)
二、诚心守仁	(83)
三、静则清明	(86)
四、笃志而体	(88)
五、君子慎独	(91)
六、自强不息	(93)
七、君子坦荡荡 小人常戚戚	(97)
八、岁寒 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100)
九、养浩然之气	(104)
十、其身正 不令而行	(106)
十一、修身以事天	(109)
十二、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110)	八、与师长交往的艺术	(175)
十三、君子可欺 不可罔	(112)	九、好为人师则患	(176)
十四、学问不厌 好士不倦	(115)	十、善待君子 善处小人	(178)
十五、伤廉无取	(117)	十一、友其德	(181)
十六、得志不为奢	(119)	十二、与人为善	(183)
十七、欲当大任 必劳心骨	(121)	十三、成人之美	(184)
十八、穷则独善其身	(124)	十四、交际以恭	(185)
十九、反求诸己	(125)	十五、士为知己者死	(187)
二十、反躬自省	(127)	十六、交友待人的两种方式	(189)
二十一、吾日三省吾身	(129)	十七、以直报怨 以德报德	(190)
二十二、过则改之	(130)	十八、严于律己 宽于待人	(192)
二十三、满招损 谦受益	(131)	十九、爱人不独利 憎人不独害	(193)
二十四、自知者明	(134)	二十、善莫大于恕 德莫凶于妒	(196)
二十五、自胜者强	(137)	二十一、恭宽信敏惠	(198)
二十六、大器晚成	(139)	二十二、不疑人 也不受人欺	(199)
二十七、大巧若拙	(140)	二十三、和而不同 泰而不骄	(200)
二十八、大成若缺	(142)	二十四、不可自惭形秽	(201)
二十九、大智若愚	(144)	二十五、无求备于一人	(201)
三十、忍辱负重	(146)	二十六、见贤思齐	(202)
三十一、骄奢淫逸必毁 忍奢节欲 方成	(148)	二十七、矜而不争	(203)
三十二、不为轩冕肆志 不为穷约 趋俗	(150)	二十八、自责则宁 相责则争	(203)
三十三、谋人为己	(155)	二十九、久与贤人处则无过	(207)
三十四、人生方圆	(156)	三十、就不欲入 和不欲出	(210)
		三十一、形莫若缘 情莫若率	(213)
		三十二、君子之交淡如水	(215)
		三十三、大白若辱 盛德若不足	(217)
		三十四、道之用也 贵其重也	(220)
		三十五、仁与智的三重境界	(222)

第三篇 人性练达 ——处世

一、诚其身而天下诚	(160)
二、孝以和 荏以惠	(162)
三、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165)
四、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167)
五、人之交 信为本	(169)
六、三人行必有我师	(172)
七、择良友而友之 择贤师而 事之	(174)

第四篇 知足天宽 ——养怡

一、宠辱不惊	(226)
二、功成而弗居	(228)

三、功遂身退	(230)	三十七、悠然见南山	(307)
四、功成身退数风流	(233)	三十八、夜雨剪春韭	(308)
五、夫唯不盈 故能蔽而 新成	(235)	三十九、拄杖无时夜叩门	(309)
六、归根曰静 静曰复命	(238)	四十、春眠不觉晓	(311)
七、淡泊人生	(240)	四十一、乐至则无怨	(312)
八、返朴归真	(243)	四十二、千年一瞬间	(314)
九、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	(245)	四十三、怡情善性益年寿	(317)
十、为腹不为目	(247)	四十四、得其自然 兼具众美	(319)
十一、穷通皆乐	(249)	四十五、融入大自然	(319)
十二、自事其心	(253)	四十六、清茶皓月照禅心	(321)
十三、不以物役己 不为俗失性	(256)	四十七、酒到酣处何须劝	(322)
十四、虚己以游	(260)	四十八、闲读诗书求雅兴	(324)
十五、平易恬静	(264)	四十九、唱和酬答诗会友	(325)
十六、澹然至极	(267)	五十、野花啼鸟亦欣然	(328)
十七、上善若水	(269)	五十一、走向大自然	(329)
十八、知足常乐	(270)	五十二、发挥与寄托	(330)
十九、知止乎其所不能知 至矣	(274)	五十三、志士栖山恨不深	(331)
二十、灵台有恃	(278)	五十四、莫到琼楼最上层	(332)
二十一、抱虚守静	(281)	五十五、困扰来于自身	(334)
二十二、孔颜乐处	(283)	五十六、牧牛制心	(335)
二十三、东鲁春风	(284)	五十七、道是平常心	(337)
二十四、仁者不忧	(285)	五十八、一日不作 一日不食	(338)
二十五、胸中无败	(286)	五十九、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339)
二十六、孔子的幽默	(288)	六十、忏悔净心灵	(340)
二十七、文质彬彬	(289)	六十一、诸法无我得解脱	(341)
二十八、庄子的风采	(290)	六十二、心灵救济的不二法门	(343)
二十九、美妙的乐章	(292)	六十三、顿悟和见性成佛	(344)
三十、二程的两种态度	(294)	六十四、也无风雨也无晴	(346)
三十一、破除死亡恐怖	(295)	六十五、打破生死关	(347)
三十二、对人世的热情与悲悯	(297)	六十六、塞翁失马 安知非福	(349)
三十三、道力有限 愿力无穷	(300)	六十七、夫唯不争 故天下莫能 与之争	(350)
三十四、以心穷为耻	(302)	六十八、吾将曳尾于涂中	(351)
三十五、阅读人生	(303)	六十九、人力与天命	(352)
三十六、卫生养心	(304)	七十、吾闻庖丁之言 得养生焉	(353)
		七十一、自己的节奏	(354)

第五篇 创意造言

——言辩

- 一、步步为营 (358)
- 二、偷梁换柱 (360)
- 三、一鼓作气 (362)
- 四、迂回包抄 (363)
- 五、诱敌深入 (365)
- 六、欲擒故纵 (367)
- 七、因势利导 (369)
- 八、明修栈道 (371)
- 九、投其所好 (373)
- 十、怨而不怒 (374)
- 十一、投桃报李 (376)
- 十二、见风使舵 (378)
- 十三、言而不尽 (380)
- 十四、阳奉阴违 (381)
- 十五、缘情蓄意 (383)
- 十六、借花献佛 (384)
- 十七、曲用典故 (386)
- 十八、围魏救赵 (388)
- 十九、近取诸身 (390)

- 二十、正话反说 (392)
- 二十一、危言耸听 (394)
- 二十二、王顾左右 (397)
- 二十三、笑里藏刀 (398)
- 二十四、顺水推舟 (400)
- 二十五、稽古喻今 (401)
- 二十六、指桑骂槐 (403)
- 二十七、蜻蜓点水 (404)
- 二十八、为情造文 (406)
- 二十九、以儆效尤 (409)
- 三十、如法炮制 (410)
- 三十一、应时对景 (413)
- 三十二、以矛陷盾 (414)
- 三十三、自怨自艾 (417)
- 三十四、证龟成鳖 (417)
- 三十五、同床异梦 (419)
- 三十六、创意造言 (421)
- 三十七、夺人酒杯 (423)
- 三十八、抛砖引玉 (424)
- 三十九、触景生情 (426)
- 四十、抱布贸丝 (428)
- 四十一、图穷匕见 (430)
- 四十二、以夷为夷 (431)

第一篇

仁以为己任 ——立命

人，是一个难能说清的问题，又是一个最现实，最需要明确解答的问题。难怪三千多年前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门前曾出现“人啊，认识你自己”的铭文，以激励人去认识自己。在中国，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研究，都将会发现，中国思想史起点上的思想家们，其所论究的问题、研究的对象大都以人、人事、人生为题。

人及人生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早在两千多年前以孔子为先导者的儒家学派就已经在探索、思考并企图解答人、人生的一系列问题了。

孔子的一生，遇到了重重困难和磨难，未能实现他的理想，但他建立了一个阔大恢弘的精神境界，创立了一套与现实抗衡的学说，视富贵若浮云，过着一种不忧不惧、坦荡荡乐陶陶的生活，把悲剧变成了正剧。

孔子的人生哲学始终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建立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基础上，孔子强调个体人格修养但决不止于独善其身。个人修养的目的在兼善天下，即努力改造社会、造福人类，使天下归仁。他的学说的根本——仁，即是爱人，即是人道，就是使人都好起来，使人人生活得好。总之，是把自己一己的人道修养推广开来，在每一个人身上加以实现，使每一个人都得到提高和升华，造成一个以人道为根本原则的大同世界。

一、人禽之辨

古人曾说：天地之间，人为贵。

董仲舒说：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

较之于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人是不同的，这一点，无论是圣人贤人、愚人恶

人都是一样的。人，贵于何处？怎样超越群生？这是儒学家们一开始研究人就特别注重的问题。

人是什么？怎样认识人，确是一件极难的事，今人如此，古人如此，概天下人无不如此。与中国儒学形成、发展相同历史时期的古代希腊，曾出现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希腊哲人柏拉图对他的门徒下了个人的定义：人就是没有羽毛的两条腿动物。于是，他的反对者们便提着一只拔光了毛的公鸡到柏拉图那里，反驳说：这就是先生所指的人。柏拉图这位大哲学家一时竟无言以对。后来，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曾对此补充说：人是政治动物。

可以说，中国儒学家们在认识“人是什么？”的问题上，较之于同时代的各家各派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天地万象之间，人之所以为贵，人之所以超然异于群生，正如荀子所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荀子·非相》）这就是说，较之于动物而言，人作为人，其实质在于有一种特殊的思维判别能力，即理性。在荀子看来，人在许多方面与动物没有什么差别，比如人饥饿了要产生求食的欲望，人冷了要求取暖，人累了要求休息，人趋利而避害，尽管这一切都是人生而具有的自然生理属性，圣人贤人、平常百姓都是一个样，与动物无差异。但是，人之所以是人，并不是像动物那样仅有两条腿和身上无毛，其关键在人有自己的思辨能力。荀子说：猩猩形体笑容与人无异，且有两条腿，也无甚多毛，然而人能吃其肉、喝其羹，其差异，就在于人有思辨能力，而猩猩没有。因此：“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

其有辨也。”（《荀子·非相》）

尽管，荀子关于人的这一认识思想，从今天研究人的角度看，未免简单、粗糙了些，但是，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古人而言，这一思想已基本概括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主要的、最核心的方面，即人作为动物而言与禽兽无异，但人却不是禽兽，因为人有与禽兽不可相比的“思辨”。人有思辨是人的唯一的特征，有思辨，人就能学，人就能判断，人也就能从善。“人化而为善，兽化而为恶，人而不善者，谓之兽。”（《鬻子·下卷》）儒学关于人具有思辨的思想，可以说是儒学认识人及人生问题的思想基础与逻辑起点。后来的中国儒学者们无一不把人具思辨看成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只是在提法上有一些差异而已。唐朝儒家李翱（772—841年）认为：人之不力于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间万物生焉，人之于万物，一物也。其所以异于禽兽虫鱼者就在于人有道德之性。（《复性书·下》）北宋大儒程颢、程颐说：“‘万物皆备于我’，此通人物而言。禽兽与人绝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兽之性却自然，不待学，不待教，如营巢养子之类是也。”（《二程集·程氏遗书》卷二下）明朝儒子何心隐将人兽之别发展为：“人则仁义，仁义则人，不人不仁，不人不义。不仁不人，不义不人，人亦禽兽也。”（《何心隐集·原人》）

儒学关于什么是人的认识以及其推而广之的定论，在今天仍不失它的合理性与深刻性。事实上人这个东西既是禽兽又不是禽兽，既创造了神仙又做不到神仙，所谓“人兽之间”就是这么一种辩证关系。既是禽兽又不是禽兽，那是说人的生物基础是和禽兽相同的，他无论如何也跳不出生物规律的控制。人与禽兽都赋有生存的

本能的天性，所以兽性与人性，初时相差的程度，原本不多。人之所以战胜禽兽，不但知道用力，而且知道用工具，能合群与爱群，有思辨，有理性，能创造。

儒学在认识人是什么的问题上，事实上是把握住了我们今天认识人所概括出的两种不同思考角度的，一是生物学的或生理学的角度；一是社会的或哲学的角度。而儒学也正是在将人与禽兽的比较中，将生物的人和社会的人辩证地统一了起来。今天，无论对人是什么的认识有何深入地发展，也无法超越儒学关于人是什么这一问题认识的基本定式，只是在其基础上的更精细、更明确、更科学的补充罢了。

作为生物的人，人是指属于生物分类中脊椎动物门、哺乳类、灵长目、人科、人属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是迄今生物进化的顶峰，具有一系列不同于其他物种的形态、生理和心理方面的独自特点，拥有一套不同于其他物种的独特的基因结构——遗传物质。这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物质存在形式。

作为生物的人，人不可否认的是地球上生命进化的产物，它具有自动调节、意识、代谢、变异和遗传等一切高级生命的全部属性。作为生物的人，人的发展总是以人体发育为中心的，而人的个体发育又总是在特定的46条染色体编码的遗传程序的控制下在不同的个别有机体中实现的。这是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在生物学或生命学领域中对人是什么的回答，但它仅完成了儒学对“禽兽与人绝相似”的详尽而确定的解说，人确等同于动物，人首先是动物。

但是，人不是禽兽。人作为生物学生命，作为一种高级动物存在至今，在自然的和历史的进化中已经获得了无限发展的

能力，已经具有最大容量的遗传多样性和社会可塑性。因此，人作为人而存在的时候，便已经不再是纯生物生命本身或动物本身了。因为，人在适应自然界，求其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已具备了“思辨”能力，人能够通过制造和掌握劳动工具能动地适应自然环境，主动地改变自然以利于人自身的发展。人开始具备体现人的社会性意义的生命本质特征：人的自我意识。也就是儒学将人与禽兽区别开来的标志：人之为人，以其有辨。

正是这种“有辨”，这种自我意识，把人与非人灵长类，与受精卵、胚胎、胎儿以及刚出世的婴儿区别开来。正是这种“有辨”，这种自我意识，使人体发展的全过程发生了质的变化：当人体发展到产生自我意识，具有思辨时，人类的生物生命便发展成为人类社会性意义上的生命，人的个体生命便发展为具有人类共性的社会人。

当然，儒学的人之为人的思想没有这样精粹与全面，但是，儒学将人所具有的思辨、理性作为与除人之外的其他动物相区别的本质标志，却不得不承认这一思想在中国人学研究中的历史意义及现实价值。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儒学的“有辨”，主要是指人的理性中的辨善能力，即能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也就是能认知社会中的礼义纲常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儒学对人的认识，一开始就将其置于社会关系之中，具有较强的社会性意义。在儒学看来，只要是一个人，他就应懂得善，知仁义，明纲常。“人推广其居以象仁，以人乎仁，正其路以象义，以人乎义，以操其才，以养其情，以平其气，以存其心。于居之广，路之正，以人乎仁义，则

仁义其才也，仁义其情也，仁义其气也，仁义其心也。仁义人也。人岂易易而人哉？”（《何心隐集·原人》）反之，人不知善，弃仁义，便与禽兽无二。故人非明于善，岂能自觉于人道哉！

二、天地之间人为贵

人在宇宙间应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人是怎么行，又是怎么为，这在人探索自己的过程中是一个颇费思虑的事情，至今也仍然争议不休，且悬而未决。儒家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回答也是不尽一致，众说纷纭的，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假天命以论人贵，以及人立天地间，须遵循“天道”而行的人为思想。

孟子在论及人在天地间的行为就特别强调：“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他举例说，一个政治清明的社会，道德不高的人为道德高尚的人所役使，不太贤能的人为非常贤能的人所役使；一个政治黑暗的社会，力量小的为力量大的所役使，弱的为强的所役使。这样两种不同的情况，就是由天决定的。即：“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期二者，天也。”（同上书）

“天”作为一种自然或社会现象，作为一种自然或社会规律，在儒家们看来是不可以肆意违背的。人是天的造化物，即人是自然界的造化物，人立于天地之间，形于天，立于地。天地间，人为贵。形于上者谓之天，形于下者谓之地，命于其两者谓之人。天之与人，其有形以相通，故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因此，当孟子的学生万章问孟子：

“有人说，到禹的时候社会的道德就衰落了，天下不传给贤圣的人，禹却将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这事当真吗？”孟子回答说：“不，这事不是这样的，天要授与贤圣的人，便授与贤圣的人；天要授与禹王的儿子，便授与禹王的儿子，这全是天意使然。这是因为，尧的儿子丹朱不好，舜的儿子也不好，而禹的儿子启却很贤明，能够认真继承禹的传统，这些都是天意。当然，天所要废弃的，一定是要像夏桀、商纣那样残暴无德的人。”

人循天道，天命于人。这是儒学研究人、人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基点，但是，儒学在天地之间寻找人的位置的时候，并不将人处于完全被动的屈从地位，而是让人自觉自己的处境、地位，以自觉地遵循自然之道而有利于人、有利于人生、有利于人世。这正如荀子所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荀子·天论》）这就是说，大自然的运行是有定数的、正常的，具有客观规律性，它并不能因尧有德就保存自身规律的正常性，也不能因桀行恶就丧失自身规律的正常性。人的行为只要适应自然规律就是吉利，违背自然规律就是凶恶；只要人们勤于农耕且实行节约，自然就不会贫困；同时，人们的养生方法周全、完备，行为又适合时宜，自然就不会生病；人们加强道德修养，而无二心，自然就不会招来祸害。因此，遵循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行事，水涝天旱不能使人饥荒，天寒酷暑不能使人患病，妖精神怪不能给人造成祸害。

儒学将人摆在天地间的位置的认识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的。人生于自然，行于自然，盈宇宙之间，人为之贵，这一思想是积极的。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天之与人，其有以相通，因一人之身，为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气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虑之所识也。手足之所运动，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与天地之大数，通体而为一，故曰：天地之间人为贵。（参见程本：《正华子·执中》）

人也者，能借自然规律的认识以清晰自己的视觉，能靠自然规律的认识以灵敏自己的听觉，能在自然规律的认识过程中丰富自己的思想。如离开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人尽管视强则目仍不明，听甚则耳仍不聪，思虑过度则智识乱。“故曰：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柳宗元集》卷十六）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在于人的眼睛能接收万物之色，耳朵能听万物之声，鼻能闻万物之气，口能品万物之味，且人能顺万物之道，治万物者也。

汉儒董仲舒说：“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春生夏长，百物以兴；秋杀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于气，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于天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董仲舒的这一思想尽管带有唯心主义的天命论色彩，但在人伦认识上也不乏独自的见解。人聚天地之精，贵于万物，人受命于天，必遵循于天。

在儒学的整体思想中，“天地间，人为贵”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这一思想一

方面明确了人处天地间的位置，区别了人与万物的差异；一方面与人贵思辨相关连，肯定了人贵在于有善辨意识，能循天道而守仁义。当然，今天我们强调儒学的人为贵思想并不是全盘肯定这一思想所含的“天命”观，而是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到这一思想中所含的合理的要素。

今天，我们论及人的时候，也必然要承认，人是自然环境的产物，人的肉体，七尺之躯，只是宇宙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生的本原。但人是自然的产儿，却能改变自然，由被支配的地位，转变为支配的地位。人是能克服自然使其合乎人的需要的。历史是人的历史，是人创造的。正因如此，人才具有其高贵性。

儒学在强调天地间人为贵思想的时候，从今天我们认识人的角度来看，这一思想已触及到了人是主体和客体的辩证统一这样一个哲学思辨的认识论高度。儒学尤其重视人的主体性，北宋儒家程颢、程颐就认为：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天几时分别出是人是物？人之为人，关键还在人事，人贵能主动修性、求道。人由仁义行，故能成性。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天只是以生为道”。（《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人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人作为主体，就是社会和历史的全部内容。天地万物间，唯人能得社会和历史精华而最灵、最贵。我们可以用每一个历史事变，每一种社会成分和形态的存在、变化、发展，可以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来为人的主体地位作证。人不仅自我创造了社会，而且还自身构成着社会。人本来是自然的产物，但人却能以主人的身份，顺应自然，利用自然规律并按照自己的意图来改造自然、控制自然。正如儒学认为：盖王者之有天下

也，顺天地以治人，而取材于万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过度，则天地顺成，万物茂盛，而民以安乐，谓之至治。这看来是为人统治之道，却强求了一个顺天地以治人的主体性意识。人通过人自己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奋斗，在人的奋斗中，人能自觉地将自己当作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力求在改造和创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认识自己、确立自己、控制自己、改造自己、创造自己、发展自己。人能顺自然奋进，且生生不已。

人作为客体，就是人作为主体的自我对象化，同时又是主体的自我改造对象。换句话说，人将自己作为改造对象的时候，人就被处于客体的地位。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人一旦具有自我意识，除了对自然、社会现象和规律进行探寻、思索外，更重要的是，人还要对自身进行着自我认识，因而人成为认识的客体；一是人作为主体在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的过程中，不仅要对人之外的世界进行着新的创造，同时，人在其中也必然地被自我改造着，也就是说，人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了人自身，人作为一种被改造的对象，因而人又成为被实践改造的客体。仅就这一思想而言，儒学家们只是通过他们天地间人为贵的思想的论述中猜测到了人应被改造的客体性。

总之，人是这样一种远远超出动物的自然产物，他不仅具有明确的主体意识性和自主能力，而且也因此使他本身成为一个经常自我反省、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的客体。这正是人的优越性，他被自然世界创造，但他又能反创造于自然界，同时在创造自然界的过程中改造和完善自身。人借此才敢于与天地抗衡，与天地共存，人能通过修道而完备其性，人能通过顺天而

完善其身。正所谓：“夫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仁义智勇之达德具于一身而无遗也。”（《陈亮集·又甲申秋书》）

三、人性本善

人，不是一个空洞的有机躯壳，也不是一个与自然界完全同一的生命体。人之为人就有着属于人的特性。在人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属性问题上，儒学思想家们曾做过不少的探索，也曾有过不少的争议，但总趋势及定论是：人性善。儒学人性善论者首推孟子。

孟子认为：人性先天是善的，因为人性先天含有仁义礼智这些美德的萌芽，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同情之心是仁的萌芽，羞恶之心是义的萌芽，谦让之心是礼的萌芽，是非之心是智的萌芽。人有这样的四种善的萌芽，正如一个人有手足四肢一样是天生的自然而然的事。由此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里的道理就在于：例如有人突然看到一个小孩子要跌到井里去了，任何人都会有一种惊骇同情的心情。这种心情的产生，不是为着要去和这个小孩的父母攀结交情，不是为着要在乡里朋友中间博取名誉，也不是讨厌那小孩的哭声才形成的，它是人性自觉的知觉，是人性内含仁义礼智萌芽的冲动。所以，孟子强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心；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要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同情之心，简直不是人；如果没羞恶之心，简直不是

人；如果没谦让之心，简直不是人；如果没是非之心，简直不是人。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孟子反对当时另一学派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的学说，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告子说：人性好比急流水，从东方开了缺口便向东流，从西方开了缺口便向西流。人性没有善和不善之分，这就如同水性没有确定的东西流向一样。

孟子反驳说：水性虽然没有东流西流的定向，难道水也没有向上或者向下的定向吗？人性的善良，正像水性的向下流。人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

告子说：事物自然生成的特质就叫作性。

孟子说：如事物自然生成的特质叫作性的话，好比一切东西的白色叫做白吗？

告子说：正是如此。

孟子追问道：白羽毛的白犹如白雪的白，白雪的白犹如白玉的白吗？

告子又答道：正是如此。

孟子由此质问：那么，狗性犹如牛性，牛性犹如人性吗？

告子于是强辩：食色，性也。

孟子不以为然，认为告子没有指出人之为人所应具属性的特征，而是将人的自然属性，即饮食男女，这一人的自然生存欲望与禽兽的自然属性混为一谈了。孟子认为，人之异于禽兽就在于人有善性，就在于有“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善端。

所以，当孟子的学生公都子请教孟子时说：“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又有人认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还有人认为：有些人本性善良，有些人本性不善良。而如今老师你说人本性善，那么，是他们都错了吗？”